

官僚们的夏天

城山三郎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官僚们的夏天

〔日本〕城山三郎

解放军某部 共 工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七七年·北京

城山三郎

官僚たちの夏

根据新潮社 1975 年版翻译

官僚们的夏天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 166 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字数 156,000 开本 787 × 1092 毫米 $\frac{1}{32}$ 印张 8 $\frac{1}{4}$

1977 年 4 月北京第 1 版 1977 年 4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书号 16019·2468

定价 0.78 元

出版说明

城山三郎（一九二七年生）是日本知名资产阶级作家，毕业于东京商业大学，著有《辛酸》（有中译本）、《日本银行》等作品，其中以经济题材为多。一九七四年他发表的《火红的落日》，是为大战犯广田弘毅树碑立传的小说，去年拍成电影。

《官僚们的夏天》是城山三郎的新作，成为一九七五年日本“畅销书”之一。小说描写通产省的官僚们围绕着推行自由化政策问题，“产业派”（或称“民族派”）和“通商派”（或称“国际派”）之间，就究竟是采取保护国内产业，加强对外竞争的政策，还是以通商为主，依赖美国，实行贸易自由化政策，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并描写了两派之间的人事争斗。

作者是同情“民族派”的立场的。其实，关于贸易自由化政策的论争，实际上是日本各垄断资本之间的矛盾斗争，也是日美垄断资本之间的利害冲突。他们之间的相互倾轧，都是为了进行更大的剥削，攫取更多的利润，都是为着各自的利益。作者为“民族派”鼓吹，也是企图以揭露一部分垄断资本，偏袒另一部分垄断资本的手法，模糊垄

断资本的这种剥削特性，美化资产阶级的官僚机构，掩盖资本主义制度的反动本质。

这部作品有助于我们认识日本社会，了解日本资产阶级文学的创作倾向，我们把它翻译出版，供内部研究参考。

目 次

第一章	人事卡片	1
第二章	大臣秘书官	36
第三章	对立	71
第四章	出勤灯	106
第五章	权限之争	148
第六章	春去秋来	207
第七章	一冬又一冬	253

第一章 人事卡片

风越信吾从大臣室悠然自得地走出来。

他抬起了原已高耸的肩膀，甩开两手，迈着大步，大模大样地好象就是大臣室的主人。但风越不是大臣，也不是次官，连局长也不是。他的身分是大臣官房秘书课长。虽说是通产省内地位最高的课长，但也只不过是一个课长罢了。

风越不穿上衣，不系领带，衬衣领扣也不扣上，两只袖管卷的老高。通产省大楼是座砖瓦结构的老式建筑，通风不好，但如果是三伏盛夏，还说得过去，可现在还是初夏，就满不在乎，搞得这样随便，在省内也只有风越。

大臣室也没有冷气设备，可是通产大臣竹桥，不仅系着领带，还整整齐齐地穿着上衣。风越刚才就象是没把这样一位大臣放在眼里似的，不系领带，卷着袖管，说了一通之后就出来了。本来是回答大臣有关人事的几个问题，但语气已超越了回答问题的界限，给人一种高谈阔论的感觉。

大臣竹桥曾以自由主义经济评论家而驰名于世，现已上了年纪，另外，也认为凡事一概交给官僚机构去办就行，他就装作顺着风越的势头的样子，板着木头人似的脸听他

讲下去。

等风越讲完了，大臣才象忽然想起似地问道：

“可是，你对自己的事，是怎么想的呢？”

话音未落，风越马上大声回答：“请让我再接着干一期吧。”

“行吗？搞人事工作是很伤脑筋的，一般干一期就会神经衰弱的啊……”

“不，我正好相反。我对人最感兴趣，想再努一把力，搞出个理想的人事方案来。我打算彻底改变咱们通产省那种谁也不得罪的、论资排辈的人事安排的局面。”风越说着，嗓音越来越大。“咱们这个机关，既没可以随意动用的庞大预算，如今又没有多少审批权，只能靠行政领导去维持同企业界的联系。因此那些担当重要职务的官员的才能和个性，就都是个问题。咱们同那些只要按年资顺序排好班子的机关不同，要是不培养和发现富有魄力的人材，把他们安排在适当的位置上，有朝一日我们通产省将会一事无成的。而且……”

“好啦！知道啦。”大臣扬手打断了风越的滔滔不绝的话头，有点讥讽似地说，“看来你很喜欢人事这行呀！”

风越满不在乎：“是的，喜欢。”

“听说你在别处当课长助理时，对省内的人事，常常充当预言家那样的脚色？”

“因为对人事变动有兴趣，不免从我个人的角度作些设想。有些人出于好奇，就跑来问我。不过，我的设想常常不

中，远称不上预言家啊。”

“哦，那是为什么呢？”

“因为我的设想，是按照通产省应有的标准，总是在各个岗位安排理想的人事……所以与其说我是预言家，莫如说我是个理想家呢。”

“就是说，大都没有按照你的理想去做罗？”

“是的。也可以说管人事的人，缺乏识别人材的眼力吧。”

大臣扭过头去，不说话了。他既佩服风越的自信，也觉得有点扫兴，心想：“这家伙就是这么犟！”虽然如此，竹桥仍无意去整治他。大臣手中拥有人事的最后决定权，满可以把这家伙甩开。但是，竹桥很不愉快地想起这位风越课长经常向一些年轻职员吹嘘的一句话：

“我们，是国家雇用的，并不是大臣雇用的。”

这对手不是用一般办法能对付得了的。

整个通产省，包括附属局在内，总共有二百多个课长职务。其中，最有希望登上未来次官宝座的，是官房的三个课长，即：大臣官房秘书课长、总务课长和会计课长。

三位课长的职责，同民间公司的同名职务颇有差异。官房总务课长担任诸如有关所辖行政的综合调整、规划等统管全局的核心工作，官房会计课长则担负编制全通产省预算的重任。而官房秘书课长所管的事务有：

1. 机密事项；

2. 职员职务、级别、任免、权限、惩戒、考勤、待遇，以及其他人事、培养、训练；

3. 保管大臣、事务次官的官印，以及省机关印章；

4. 庆典、表彰，以及仪式等礼仪事项。

比一般秘书性业务更为重要的是人事工作，风越的兴趣也正在这里。

风越回到自己的座位后，从抽屉里取出一叠卡片，一张张摊排在桌子上。卡片有名片一半大，每张写着一个省内比较重要的官员的名字。

瞅着这一张张卡片，风越的脑子里不断浮现出这些人的面貌、性格及其专长等。接着，又在桌上划出人事组织一览表，试着把卡片分放在他认为适合的位置上。

忽然，卡片象是在喊：“我工作太轻啦！”

另一张卡片发出哭声：“我的担子太重啦！”

于是，他又重新调整卡片的位置。

从旁看来，就好象在独自打扑克牌。

风越从好几年前就开始摆弄这些卡片。因此，记有局长级官员名字的旧卡片，已被手垢弄脏，变了颜色。不过，以前摊排卡片，正象大臣说的那样，是属于预言家性质的。尽管风越把它称之为理想的人选，终究还是个桌上游戏而已。

但是，现在当上了主管人事的课长，而且即将蝉联第二任，风越排起卡片来就特别热心了。卡片一旦摆下，紧跟着就是人员的变动：有的人将重新复活，东山再起；有的人将

被打入冷宫，活活埋葬——

是感到有一股阴风，还是有一种无形的恐怖呢？风越一开始摊排卡片，整个秘书课就变得寂静无声。

初夏，正是人事变动的季节，大家对风越排卡片更加关心，连咳嗽也不敢咳一声，憋住呼吸，轻微的空气的流动，都好象停止了。

一静下来，隔壁会议室的争论声，就透过墙壁传了过来。在那边，法令审查委员会正在召开每周一次的例会，进行政策的讨论。

风越尖起耳朵来听激烈的争论声，心想：“干起来啦！干起来啦！那个嗓门最高的是谁呢？”

风越把一叠卡片放在桌面上，又解开一个衬衣扣子，透了透风。

不仅气候炎热，因为炎热的夏天又到来了，激烈的争论声，取代了聒耳的蝉声，是通产省特有的夏季风光。刚从繁忙的国会工作中解放出来，又面临秋天制定新政策的时期，因此，这是官僚们热烈投入制定新政策工作的、最为热气腾腾的季节。就如同窗外的法国梧桐抽条吐翠一样，省内年轻新手初试锋芒的争论声，便在古老的建筑物里沸腾起来。夏季，虽然人人都挂心着人事变动，但却是全省上下充满着生气的季节。整个通产省可以说象是一个热气腾腾的漩涡，漩涡的中心就是法令审查委员会。

通常，制定新政策，是先从各课的年轻课员把各自拟就的草案提交本局局务会议讨论开始的。

在会议上，每人都竭力想使自己起草的方案获得通过，反复据理力争。这又是一场检验各提案者的才能的争斗。只有那些内容和论据都经得起推敲的提案，才有可能保留下来，作为局的提案，提交法令审查委员会去讨论。

委员会成员是从年轻有为的职员中挑选出来的一些尖子，通常由各局总务课的首席事务官担任。他们分别代表各自的局，总想使自己的方案获得通过，因此，谁也寸步不让。本来是讨论国家大事，但是，辩论的胜负，将同时关系到这些年轻人的前途。于是他们为使自己的提案不被淘汰，就脸红脖子粗地反复进行激烈的争论。

风越笑眯眯地把眼睛转向陈旧的墙壁。好象目光透过墙壁，委员会的气氛便能瞭如指掌。

主持人嗓音略带嘶哑，这是庭野。在争论中，他的声音就象地下水向外渗出一样，持续不断。他并没特意提高嗓门，语调平板，但是说得很有自信。

这其间，别的声音都沉默起来，只有那沙哑声还在反复叮咛似的继续在说。这是步步紧逼的声调。

虽不了解讨论的具体内容，但风越一再点头称许，心想：“干得不错！我到底是没有看错人！”

庭野是风越很早就注目的人，不只是因为碰巧他们同是二高^①出身，也因为庭野也确有些特长。

① 即第二高等学校。日本高等学校，相当于高中。

庭野在当石油课事务官的时候，就油罐车的管辖问题，曾和运输省争论过一次。

运输省认为属于运输业务，当然该归运输省主管，把通产省的要求，看作是无理取闹。而通产省则坚持认为，石油的生产流通，同运输有密切的关联，如果中间单去掉油罐车这个环节，那末就无法自始至终管理石油流通的全过程。这是一场典型的权限之争。名义上都很官冕堂皇，实际上是在争权夺利。

那时庭野每天早晨都去运输省办交涉。谈得起来也好，谈不起来也好，硬是不离开对方课长的办公桌，天天如此，一天不缺。于是，有人仿照出勤班车的说法，给他送了一个“通产班车”的绰号。

庭野不只是死磨硬赖，也考虑顾全对方的面子，于是搞出了这么个定义。油罐车承担的任务，不是石油的“运输”，而是石油的“流通”。终于把油罐车抓到通产省的手里来了。

庭野无论干什么，都是这个调子，既有头脑，又有干劲。风越认为，这是块当次官的材料。风越本是闯劲有余，耐力不足。因此，心里更加喜欢庭野了。庭野结婚时，他还去做主婚人。

隔壁的沙哑声，还在不断地继续着。

“庭野这家伙……”

风越以一种“亲昵”的口气嘟哝了一句。这声音，周围的课员都能听得到。

风越不论什么都脱口而出，连对于常带机密性的人事

工作也一样，怎么想就怎么说，毫无保留，然后等待着周围的反应和意见。他这样做，既能听到些新的意见或情报，有利于把人事安排得更加公平合理，又可以为人事通风越，丰富情报的积累。

从隔壁听到反驳庭野意见的声音。

你一言我一语，争得好象越发起劲了。这使风越感到好象一列巨大的列车震撼大地；是牵引着日本经济这列沉重的、大编组的货车隆隆前进的声音。这些声音有的深沉有力，有的特别高亢。可是庭野的沙哑声还是继续不断。

听着这又高又尖的声音，风越联想起主持上一次法令审查委员会的牧顺三。他是土佐人，从一高进了东京大学，在高等文官考试中取得了优异的成绩。他是个秀才，也是个敏锐的理论家，争论起来从不让人，以一种近似女性的、特别高亢的声调，直逼对方。他和庭野不同，是先发制人的进攻型，一旦认为对方不是对手，就再也不加理睬了。

牧担任大臣官房总务课长首席事务官，眼看着就要走上超特快车的线路步步高升了，可是得了肺病，也出于本人的志愿，现在担任附属局特许厅商标课长的闲职。那是一个以从事审查和审定的技术官为中心的单位，不是希望再往上爬的行政事务官员呆的地方。说得确切些，那是个甩包袱的地方，一旦踏进一只脚，就会立即从主流中勾销名字。

为了证实这一点，风越把目光又移回到桌上排着的人事卡片上。省本部的各主要职位，差不多都已摆上了卡片，

却没有牧的名字。翻找剩下的卡片，才在底下找到“牧顺三”的名字，把它抽了出来。

“特许厅的牧，最近怎么样啦？你们知道吗？”风越大声地问。

一个老事务官回答说：“听那里的总务部长讲，他好象希望到国外去工作。说是不论作大使馆工作人员也好，作日本贸易振兴会的工作人员也好，总之希望到巴黎去。”

“他身体已经养好啦？”

“好象没有完全好。”

“那不是去找死吗！再说，我们这儿又不是外务省，要是出了国，会把他永远忘掉的。”

是象一些秀才常有的那样，忽然看破了红尘，还是闷得神经错乱了？

“真傻，傻上加傻，双料的傻蛋！”

风越真想问问他：“你忘记了在隔壁房间的争论么？”手里拿着“牧顺三”的卡片，差一点把它撕碎了。

“把牧叫来！”风越叫了一声，马上又改口说，“不，我去找。他到底是怎么想的，我得问个究竟。”

风越蓦地站起身来，离开座位。

桌子上的人事卡片就那样扔在那儿。

风越信吾是个高傲狂妄的家伙，一般地说，是惯于指挥别人那一类的男子汉。可是这次他居然屈尊垂询，原因之一是：他觉得要了解一个人最好是到现场看他的现实表现；何况特许厅又相隔不过百把米。

从昭和三十年起，通产省就借用会计检查院的一座旧楼房。天花板很低，简直让人透不过气来。出了两侧稀稀落落地栽着几棵雪杉的大门，就是“<”字^①形的坡路，路面缓缓向下倾斜。特许厅就在下坡路的尽头。

风越慢条斯理地迈着大步，挺起肩膀，甩着两手，昂然地走着，仿佛这条路是为他一个人铺的。他的方框眼镜在阳光下闪闪发光。配这副眼镜时，眼镜店的人就很客气地劝说过他：“四方脸型，再配上四方眼镜，会使人感到您过于严肃的……”而风越不管那一套，说：“四方对四方，正好。”

风越那双大皮鞋在石板路上，踩出很大的响声。因为是下坡路，身子挺得更厉害，简直就象金刚力士下山串街的架势。

风越骨骼粗壮，个子很大，喜欢摔跤，年轻当事务官的时候，老是和听差在一起摔跤。象风越这样东大毕业、高等文官考试合格的所谓特权官僚，通常只在特权官僚的圈子内活动，热中于工作上的竞争。然而，风越却净和听差摔跤，有人认为他成不了大器。

还有一件事，风越爱上了一位当时作为女子敢死队员来通产省服务的、商家出身的姑娘，战争刚刚结束，马上跑到那位姑娘的家里去求婚。接着便象强夺似的把她带到新任工作的地方——大阪，真可称之为抢婚。可是，讲起此事，他还说得很硬：“因为战败了，暂时没事可干，剩下能干

① 日本五十音字母。

的也就是结婚罗!”

到大阪后，有一阵子还是只顾和人家摔跤。大家都以为他已不想往上爬了。没想到时隔十年的今天，在同辈中，他却出人头地跳到了领先的地位。

在“く”字形坡路的半道上，遇见了一个门卫，风越举起一只手，大声嚷道：

“喂，你好啊!”

“是!”门卫受宠若惊地答应了。

“你儿子怎么样啦?干得不错吧?”

这时，门卫行了个九十度的鞠躬礼。风越曾经给他儿子在某纤维公司找了个工作。

“托您的福啦。那阵子真给您添了不少麻烦。我儿子也说，真是承风越先生的情了……”

风越点点头，走过去了。

来往的人目光惊奇地注视着风越，仿佛是在说：这家伙说话口气多傲啊。风越理解这种目光的含义。他不认为自己傲慢点没关系，也不是感到心安理得，而是觉得这样讲话符合自己的性格。他很想补充一句：“我就是个大粗人!”

这个老是和人摔跤的风越，是个跟谁都合得来的大粗人，心里想什么，就大声讲出来。这使他很得人心。战后，通产省成立工会时，他被选为第一任委员长。风越在这里也和人“摔跤”，这种“摔跤”名之曰群众讨论。风越很喜欢那种大家聚在一起吵吵嚷嚷、喊喊喳喳的热烈气氛。不只是讨论工会范围的事，还组织了政策学习会，养成议论国家